



《場》與「官網」

我頗喜歡張潔小說《場》這個題名，因其有著濃厚的象徵意味。

場——磁場，是一種嗅不到、摸不着、看不見的東西，但它卻是客觀存在，並影響人的生活的。

在這篇小說裏，它象徵着官僚主義、個人主義等等的巨大的網，它促醒人們，由於「某些部長、副部長，到下面的局長、處長、主任」巧妙地運用手上的特權，瞞上欺下，互相包庇，已在令人看不見、摸不着的地方做着危害國家和人民的勾當。

作者通過老記者的銳利眼光，透過表面昇平景象，析出在霧一般的氛圍中，存在一個「場」，而一些大小幹部正被這巨大的「場」吸引着、糾結着。

這是令人怵目驚心的黑幕，為作者所輕輕揭起，並把內裏的五臟六腑抖出來，警惕着人們。作者在這裏表現出高度的責任感。

在《沉重的翅膀》裏，作者也是刻意描寫中國內地「四個現代化」中存在的問題和困難。

小說中所描述的人物豐富多彩，凸現了幾個不同形象的部長，並寫了3個典型的家庭和不同的婚姻道德觀念等等。

小說的背景，是1979年冬至1980年的中國內地的一個工業部門所發生的事情，這個部門

是屬於中國國務院的一個部，所以更引人注目。小說主線則是圍繞工業經濟體制改革問題的鬥爭而進行，這場鬥爭還涉及家庭婚姻、道德倫理及哲學、經濟學、文學藝術各方面的問題，人物紛繁，情節也較複雜。

小說的主角是重工業部副部長鄭子雲和部屬曙光汽車製造廠廠長陳詠明，他們試圖借鑑國外科學的企業管理方法，卻受到部長田守誠、副部長孔祥等人的反對和阻難，對鄭子雲、陳詠明施加各種壓力，妄圖把他們排擠掉。

作者把筆觸伸入中國內地工業部門禁閉的地區，指出其癥結的所在：思想僵化、因循保守、官僚主義當道，積弊甚深，使「現代化」翅膀的負荷過於沉重，難以振翼高飛。

張潔不諱言地指出：「這些年來，我們的政治思想工作停留在說大話，說空話，唱高調，喊口號，扣帽子，打棍子上。」「30年的經濟建設的經驗，說句官話，叫有成功，也有失敗。說句真話：基本上是失敗的教訓。」

全部小說充滿壓迫感，作者希望通過真實的揭露，帶來有關部門的重視，使「現代化」的翅膀丟開沉重的包袱，輕盈地起飛。

(孤獨的先行者——張潔，之五)



無能為力

今時今日無工開、無活動、無得見人，出一次街好似打仗咁，戴兩個口罩、戴面罩或眼鏡、消毒酒精，不敢在外吃東西甚至飲水，以最快速度辦完該辦的事，立即飛車回家。

回家之後又用消毒藥水噴遍全身，洗手洗眼鏡換衣服，用鹽水漱口，老伴吩咐立即做快速測試。被他一催突然冒汗，心跳忽然加速，生怕檢測現兩條線。

漸漸，似已經適應了，確高峰時期家人中招，雖不同住但也慌亂了好一陣，搞來搞去找不到能幫的有關單位，家人只好自己幫自己，中醫電話視頻中診症，執幾劑藥食，他們天天自己檢測，所有必需品全部自費，中醫藥自費、檢測自費。沒有吃的最初幾天也不好叫外賣，只好吃平時儲備的麵食乾糧，一家二人分開在房間內活動。每日擔心測試，測呀測，適應了，家人也適應了，大家便每日在等待，等待病毒慢慢消失、等待變回一條線，等呀等，等到八九天，穩定了吧！心放寬了一些！再等，等呀等！14天了，終於打勝仗，可以自由了！

又到先父一位老朋友，老先生兩夫婦一齊中招，向我們求救，我請一位議員大姐

幫忙，她轉去請義工協助，義工盡快安排了他們入院隔離，十分感謝！但過了幾天老先生又打電話求救，說在醫院沒理，也不知情況，連護士也沒有一個，他想我們幫他找醫院的護士，怎麼找呢？電話沒有人接聽，又不能去醫院找，全醫院都亂龍，全香港都亂龍，找到人幫忙是奇跡！平時我都拍胸口，千方百計盡力做，總找到些人幫忙，但這個疫情，我只能不斷地麻煩自己的家庭醫生朱偉星，有什麼都去騷擾他。

但對於這位老人家的要求，我完全是無能為力！每日看着香港的疫情新聞，由恐慌、恐懼到不願再聽不想再看，至今甚至已無動於衷。我都覺得自己變成冷血人，這世界、這香港、這病毒使我變得冷淡，然後是冷漠！病毒感染令人徘徊在生死之間，無可選擇，只能看自己的運氣！



◆但願孔雀開屏令香港回春吧！作者供圖



孩子的抗疫準備

和孩子行山，一向是我的首選親子活動，尤其在停課抗疫的期間，不少人選擇不讓孩子出家門，視家居為無菌防疫實驗室。

作為家長，我當然明白背後憂心忡忡的無奈，但卻絕非自己認同的應對措施。孩子久困家宅，運動量急降，再加上24小時漫長，看電視及玩電腦的時間肯定會增加，反而令免疫力直線下降。孩子足不出門居家抗疫，於我而言隨時屬得不償失的反面教材。

自從正式停課後，為了令孩子減少對電視及電腦的時間，我們為兩個孩子各訂了一大盒Lego，難度高且具挑戰性，務求令他們專注投入下去，結果兩人都玩得亦樂乎。

當然，過程中也不時需要家長協助，那都是重要的親子互動時刻。此外一向重視的桌遊，也開始和他們挑戰時間較長及難度更高的遊戲。最近孩子在YouTube

愛上了歷史及地理範疇的頻道節目，於是《戰國風雲》(Risk)及《卡坦島》(Catan)便順理成章當了新寵兒。一展開棋盤，動輒便以數小時計，正好可以把他們的專注力轉移。

好了，一旦出門，基本上每天均保持與他們跑步的習慣，跑1K或2K也好，務求出汗及加速新陳代謝，保持血氣暢旺。天氣可以的話，就上山挑戰。幸好家居附近有不少小山丘，海拔200多米左右的最合適，一個上午可完成最佳，避免正午烈日當空曝曬。

也由於行山經驗愈來愈豐富，孩子對石屎平坦的徑道已不感興趣，上次的停課期主攻不同水塘山徑，今次已行不通，所以尋求手腳並用或是攀爬才可登上的山丘，又或是山上的奇岩怪石以及廢置的碉堡等，才可以吸引他們——沙石滿布的天然山路，儼然才是大自然的真實場景。

疫情漫長，防疫政策又反覆不定，為了孩子的健康，時間及心力真的一分也不能缺少。



第二人生

如果人生可以重來，上天給你第二人生，你會怎麼過？這是一個經典的問題。記得之前看過一部美國電影《重返17歲》，講的是人到中年的主人公，面臨事業家庭雙重危機，卻奇幻地暫時重回17歲的樣子，得到重新改變人生的選擇機會，但他真實面對內心，最後仍然堅持了最初的選擇，重新贏回家庭和人生。

這次深圳隔離，我也有找回學生時代的感覺，當然我並沒有電影中的奇幻變身，而是有了靜下心的機會，思考人生的問題。對我來講，無論是第一人生還是第二人生，真正能夠回答這個問題，還是自己。我小時候曾經很在意別人的評價，但後來發現如果只是按照別人的看法去生活，這樣的人生並不是自己真正想要的。當人面臨很多選擇時，如果為了迎合別人而不能作出忠於自己內心的選擇，就會抱怨和感到痛苦。所以我認識到，能夠掌控自己人生的只有自己，我們應該對自己的人生負責。

在我看來，人生的選擇就是不斷認識自我、活出自我的過程。如果有再次的選擇，第二人生的意義並不是要否定第一人生，恰恰相反，應該不斷在每一段人生中找到自我和初心，汲取智慧和力量，開拓出新的天地。此前在一個韓國節目中就看過一個感人的故事。《看見你的聲音》是一檔韓國音樂推理節目，其中一位參賽者被來賓僅憑外貌猜測是五音不全的音癡，但當他開口演唱時卻是技驚四座、高亢感人。他說出自己的故事，原來他是一個職業偶像組合的成員，但由於韓國演藝界競爭激烈而逐漸被淘汰。人生的挫敗使得他懷疑當初的人生選擇，抱怨沉淪。但最後他大膽走出人生新一步，依靠繪畫逐步解開心結，並成為職業畫家，這也可以說

是他的第二人生。當他勇敢面對自我走出困局，他發現他並不後悔人生當初把歌唱作為第一選擇，相反他從人生的挫折中汲取了經驗和啟示，堅定了內心的需求和初心，他發現自己是衷心地喜愛歌唱，他能為自己選擇的人生而努力，這就是人生的意義。因此當看到節目徵集參賽者時，他又毫不猶豫地報名走上節目。在他的身上，我們既看到了勇敢嘗試第二人生的勇氣，同時也看到了他從第一人生的酸甜苦辣中獲得的力量，他在人生歷練中找到了自我。

回首走過的道路，有多少艱辛汗水我心自知，但我無怨無悔，如果回到過去，我仍會這麼選擇。因為我的這些嘗試，都和我把藝術作為人生的第一選擇分不開。每一次嘗試都讓我更加清晰認識到自己的初心，更加堅定對於藝術人生的追求，也使得我的人生更加充實。所以如果我選擇第二人生，我仍會選擇藝術。初心不改，人生的道路就會更加明亮，這是我精彩的永恒。就像五月天的一首《第二人生》中的歌詞：「期待一趟旅程精彩萬分，你不再該再等，別別荒唐青春用盡盡盡，才開始後悔。期待一種永恒即使傷痕，也奮不顧身，生命還沒有黃昏，下一站，你的第二人生。」

就像五月天的一首《第二人生》中的歌詞：「期待一趟旅程精彩萬分，你不再該再等，別別荒唐青春用盡盡盡，才開始後悔。期待一種永恒即使傷痕，也奮不顧身，生命還沒有黃昏，下一站，你的第二人生。」



用什麼樣的愛撫去催醒花蕾

女兒讀高中時，校內考試數學成績尚可，聯考數學成績總是不怎麼出眾。雖然從小學開始，她的數學成績一直很好，但聯考上的屢次失利，使她覺得自己天生不是數學這塊料，於是用在上面的時間明顯減少。

高二下半年，班裏來了一位年輕的數學代課老師，見女兒在課堂上怎麼也提不起興趣來，就問：「你怎麼不在狀態，好像一輛好車卻沒有開足馬力似的？」女兒笑一笑說：「老師，數學不是我的強項……」數學代課老師的嘴角泛過一絲笑意，但話語卻是守為攻：「不強就有弱，補缺才能贏。數學包含代數、幾何、函數等幾方面，有時緊密相連，有時獨立成篇。比如，上一單元的知識點和這一單元的定理聯繫並不大，難道你還是一頭霧水嗎？」

女兒用異樣的目光打量着她，小聲說：「我在潛意識裏把數學壓在了最底層，上個單元的知識點沒學好，感覺這一單元的定理也難於掌握。」數學代課老師笑意盈盈之間，用右手拍了一下左掌，說：「你的心結就在上單元的知識點上。不過，你過慮了。你仔細細細地把上一單元的知識點捋一遍，並做完相關習題。不懂的地方再來問我。」女兒真沒想到遇到這樣一位老師，心貼心地與自己交流，她如同緊閉的花蕾突然被打開。後來，女兒以嚴謹守正之風主攻數學，在數學期中考試上第一次拿下了滿分。

具體問題具體分析，而不是一棍子打死。現在，女兒北大研究生畢業，她一直記得這位數學代課老師。她總是這樣說，好老師就是一把萬能鑰匙，試探着左突右進，藉以打開學生已鏽蝕的心鎖。用什麼樣的愛撫去催醒花蕾，那必是以心與心的交談，糾正以偏概全的自我否定，點燃內心依然留存的爆發力。用什麼樣的愛撫去催醒花蕾，那必是以擺事實講道理的方式，去警醒心躁氣傲的自我肯定，給春風得意的自戀降一降心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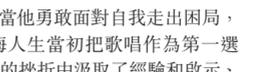
錢穆先生身為國學大師，幼年時記憶力超群。9歲時，錢穆看完《三國演義》，就能背誦部分章節。很多人誇讚他是神童，錢穆聽

後頗有些驕傲。有一天，錢穆隨着父親錢承沛走上一座橋上時，父親問錢穆：「你認識『橋』字嗎？它是什麼旁？」錢穆答道：「認識，是木字旁。」父親又問他：「把『橋』的木字旁換成馬字旁，是『驕』字。你總愛在人前顯示自己的記憶力，就是馬踏枯木。為什麼是枯木呢？《三國演義》是前賢寫的，你就是背一背，重複一下而已。你能寫嗎？你能講出它的妙處嗎？人應該像石磨，不能逆時針方向去推，不然怎麼磨出好東西來呢？」錢穆很服氣地把父親的教誨記在心裏，一直篤定地認為父親是自己的第一位恩師。

是的，用愛撫催醒花蕾，最要緊的是心靈的開導。有時，打開孩子內心的鑰匙，就在於觀察與對話怎樣去聯動，描述與發現怎樣去應答，然後找到合適的解決辦法；有時，花蕾會變成什麼樣子，恰恰取決於最熟悉的人在用了什麼樣的語言，用了什麼樣的情景，把事實分析給他（她）聽。開導時，不要只講大道理，那樣孩子沒有什麼真切感受，一定要結合身邊的現實事例去分類甄別性質，怯弱的地方給予鼓勵，方向性的歧路大喊叫停。用真實的事情去開導，才會讓孩子相信，並欣然接受。

今年新冠疫情初起之時，在濟南定點醫院ICU工作的某護士媽媽，很多天沒有回家，6歲的哥哥用幽默的語言——開導哭着想媽媽的4歲弟弟：「哭是解決不了問題的。媽媽不治病，人不就死了嗎？世上不是媽媽最辛苦，其實所有人都很辛苦！」哥哥的一句「所有人都很辛苦」，真是說到了大多數人的心坎裏。可是，再苦再難，很多時候一個人扛過去就行了；可老師不行，老師要把所有學生的苦處、難處裝在心裏，甚至夜不能寐。

表妹是小學語文老師兼四年級班主任，她的班上有一位孫姓同學，學習成績很差，語文考試總是不及格，寫的作業猶如飛舞的天書。為此，表妹做過很多努力，都無法實現與孫同學心靈上的溝通與共鳴。表姨家訪數次，可孩子的父親實在文化水平有限，根本無法輔導孩



不斷傳遞絲絲暖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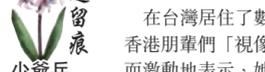
在台灣居住了數十年的演藝友人跟香港明華團「視像」通話，情緒興奮而激動地表示，她和多位朋友觀看了

2022年北京冬殘奧會，覺得最感動的是由盲人來燃點聖火，對於普通人來說這件事很簡單，但對於雙目失明的人士而言，那是漆黑一片，要殘疾人士做到，他們需要付出多麼大的努力，亦要心理足夠強大。

這位演藝友人早前已託人買了「冬奧會」的吉祥物「冰墩墩」，現正期待擁有「冬殘奧」的吉祥物「雪容融」：「最討厭是將體育競賽硬牽扯到政治，胡言亂語的惡人言行，只能證明他們的心理思維確實是已『病入膏肓』，而且藥石無靈了！幸好也有不少心理健全的，為殘疾運動員打氣，大聲吶喊『加油呀』！不斷傳遞着絲絲暖意。」

眾所周知，健全人士做運動的動作也不易，何況是殘疾人們能成為「國家運動員」參加殘奧，他（她）們付出的種種努力是何等艱辛，這等體育精神，正鼓舞着人們積極向上面對生活、自強不息，令人動容。於筆者及很多人而言，不要將事情複雜化，更不應是非黑白不分地刻意抹黑，主事者用事實說話，這待人處世之道也不錯呀，至少良心不會痛！好像今屆北京冬殘奧，包括筆者在內頗欣賞主辦的祖國，用細毛線編織成（內含金、銅線輔助）花束，該手工藝有心思又有新意，感覺獲獎運動員會喜歡收藏留念，因為不凋謝的花可以和金銀銅牌一起帶回家，太棒了！

對於冬殘奧選手村的無障礙設施，各地區運動員紛紛表示「好滿意」，體會到主辦國對殘疾運動員的尊重，這對運動員的心理和情緒是相當重要的一環；而從很多細節安排上，看到是出於人道的角度服務，認為執行團隊及志願義工團隊都表現出專業、敬業精神。



子。不寫作業，基礎知識就無法鞏固，與其他學生的差距就愈來愈大。作為老師，表妹對這個學生的表現心事重重，甚至晚上輾轉難眠。最後，表妹咬咬牙——決定把孫同學當做自己的孩子，每天放學後把他帶到辦公室，親自陪他做作業。表妹就坐在孫同學的旁邊，一道一道地看着他做作業，當孩子遇到不會的題時，及時給他講解。其間，還給他熱牛奶，嘘寒問暖。就這樣，表妹堅持了將近一周，每天放學就放下手頭所有的工作，專門陪他做作業，晚上回家再批改白天未能批改完的部分學生作業。有一天剛放學，表妹照常帶那個孩子到辦公室陪他寫作業，孫同學突然說：「老師，我今天回家自己寫作業吧。我保證認真完成，不信你明天檢查。」表姨欣慰地說：「我相信你，作為男子漢，你一定行！」

孫同學都已上四年級了，可漢語拼音還認不全，基礎知識很不扎實，學起東西來總比別人更辛苦些。表妹擔心因為這些實際困難，孫同學失去剛激發起來的學習熱情，於是決定趁熱打鐵：每天放學後，陪孫同學重新複習一遍白天學過的知識，再帶他預習一下第二天要學習的新內容。這樣堅持了將近半個學期，明顯感覺到孫同學進步很大。表妹用愛撫般的真誠改變了孩子那顆懶散的正。一塊寒冰終因陽光普照，也行將融化。正是像親人一般的愛撫，像園丁一樣的澆灌，讓孫同學這枝花蕾含苞欲放。

前不久，學校舉辦一次演講比賽，表妹鼓勵孫同學以講述自身經歷去積極參與。孫同學對表姨說：「老師，我基礎不好，怕人家笑話。平時在教室站起來回答問題我都緊張，上台演講肯定不行。」表姨循循善誘地問：「你在什麼情況下不緊張呢？肯定不是所有時候都這樣吧，一定有不緊張的時候。」他點點頭，回答：「原來，我在你面前很緊張；現在和你熟悉了，就一點兒也不緊張了。」表姨說：「那你準備充分一點兒，先面對面給我演講一遍……」現在，孫同學不僅語文成績節節攀高，而且已拿過一次校內演講比賽的第3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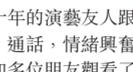
們這樣一直關門閉戶，呆在室內，並不是件容易的事。疫情再吃緊，遇到周末，香港大大小小的公園裏，總也不見人少。每日新增的確診病例，從5萬多回落到1萬多。身邊中招後居家自癒的朋友，也陸續開始重新出現在家以外的生活。問起發病時的感覺，喉嚨不舒服，持續乾咳，渾身乏力酸痛，似乎是共性。有人發燒，也有人沒發燒；有人腹瀉，也有人不腹瀉，但都認是跟普通的感冒相似，身體上的難受程度，更嚴重。特別是呼吸不順暢帶來的壓迫感，好似喉管裏塞進去了一團棉花，嚥不下去，掏不出來，每一口氣都呼吸得濕漉漉，整個人恍若身陷沼澤，掙扎着掙扎着無力地昏睡過去了。幸運的是，大部分人家中都已備有連花清瘟膠囊或必理痛。難受之極，看看說明書，服用幾片，身上部分不適的症狀，漸漸有所緩解。快則3天，慢則七八天，便能體會到病去如抽絲。

全民強檢的事情，暫時擱置了。很多人喘了一口氣，不用擔憂因為強檢需要被禁足。還有很多人很焦慮，如果不通過全民強檢，在最短的時間內找出所有感染者，這第五次疫情要蔓延到什麼時候，才能最終清零？要恢復與內地通關，又要待到

何年何月？特首給出的暫緩全民檢測理由，看起來也很充分：眼下染疫者已逾百萬之多，仍屬於傳播高位，不是全民檢測的合適時間；人手上需要調動8萬名工作人員全力配合，難度過大；香港人崇尚自由，慣於自我為中心，配合度低。

這樣看來，至少目前，香港在全民檢測方面具備的天時、地利、人和，都不符合中央提出來「用最小代價實現最大的防控效果、最大限度減少疫情對經濟社會影響」的防疫要求。對於我們這些普通人而言，無論防疫策略如何調整，只要能最有效地降低死亡率，最大限度影響生活秩序，最快速度地恢復常態化，便是最科學、最實事求是，也是最能接受的防疫政策。不過，對於決策者而言，在現實和理想中，在道德和法則中，反覆權衡利弊，不斷計算得失，最終要拿出一個科學精準的決斷，顯然不是一件輕鬆容易的事。

◆周末的卑路乍灣海濱公園落日餘暉下，正在嬉耍的孩子。作者供圖



◆周末的卑路乍灣海濱公園落日餘暉下，正在嬉耍的孩子。作者供圖

◆周末的卑路乍灣海濱公園落日餘暉下，正在嬉耍的孩子。作者供圖